



四季



(CFP图)

补夏

□郭芳读

“夏早日初长,南风草木香”,又是一年立夏时。茵茵绿草挤满山坡,细碎小花铺了一地。

5月5日迎来立夏节气,直至20日将切换至小满。春夏交替,“知了,知了”,蝉的叫声渐起。回想起小时候天气热时,很多家庭要在屋前大堤搭凉棚,备张“凉床”(竹床)过夏。旧时立夏的闽南习俗,历历在目。

斗蛋是小孩子喜欢的游戏。谚语云:“立夏胸挂蛋,孩子不疳(zhù)夏。”疳夏是夏日常见的症状,患者多腹胀厌食,乏力消瘦,小孩子尤易“疳夏”。立夏节气里,很多家庭清煮鸡蛋,称之为“立夏蛋”,放在丝网袋里,挂在孩子颈上。孩子们三五成群,进行斗蛋游戏。蛋尖者为头,圆者为尾。斗蛋时蛋头斗蛋头,蛋尾击蛋尾。破者认输,最后分出高低。

闽南人相信,鸡蛋圆溜溜,象征生活圆满,立夏吃鸡蛋祈祷夏日平安。“立夏食了蛋,力饱(力气)大一丈。”立夏吃蛋又叫做“补夏”,意思是立夏这天吃蛋,整个夏天都可以身强体壮,劲头足。

立夏里,出嫁的女儿多有备办猪肉、猪肚、猪腰、鸡蛋、面线等物,送给娘家父母“补夏”。女儿借此对父母表孝心,此习俗于泉州侨乡各地颇为流行。闽南人时时刻刻把孝心记在心里,并在节气、节日里付诸仪式感。

闽南还有立夏吃虾面的习俗。这一日,人们将红糟掺入面条中煮熟供全家食用。因红糟色红,又有发酵作用,以寓吉祥发达。此俗衍化到后来,变为购买海虾放入面条中煮食,谓之“吃虾(夏)面”。海虾煮熟后变红,与红糟染出的颜色相近。而“虾”与“夏”闽南语同音,以此表达对夏季健康不生疾病的美好祝愿,说是“立夏吃虾面,一年不生病”。

闽南的虾面妙处在汤头,用虾头、猪大骨等一起慢火熬制,滋味浓郁,香气扑鼻,上面还浮着一层厚厚的红油。再配上Q弹的虾仁、

新鲜的豆芽和韭菜,色泽鲜艳,鲜香味呼之欲出。尝一口,甘甜缭绕于舌尖唇畔。

立夏吃罢午饭还有秤人的习俗。古诗云:“立夏称人轻重数,秤悬梁上笑喧闹。”人们在村口或树下挂起一杆大木秤,秤钩悬一个大箩筐或四脚朝天的凳子,大家轮流坐进去称体重。司秤人一面打秤花,一面讲着“闽南四句”吉利话。据说是人称了体重后整个夏天不跌膘,身体好。特别是给孩童称体重,希望孩童茁壮成长。

立夏节气,也有妈妈为女孩子穿耳洞的习俗,说立夏穿耳洞不害疔子、不留疤痕。立夏下雨为吉兆,闽南俗谚云:“立夏降雨是烂夏,种田人亲像做皇帝”,即立夏日若下雨,预兆夏季雨水充沛,可保丰收。

立夏时节,万物并秀,人们的兴致也随之大增。愿你也如这热情初夏昂扬向上,自强不息,爱拼敢赢。



人心如良苗,得养乃滋长;苗以泉水灌,心以理义养。



玉兰花开

□林秋蓉

这沁人心脾的芳香来自院子里那株顶天立地的白玉兰树。

白玉兰树约四层楼高,已有30年树龄。它有着繁茂的冠盖,笔挺的树干呈浅褐色,傲然屹立在院子的东北角。枝柯细长,颜色也呈浅褐色,叶片为狭椭圆形,花形细长,花瓣微厚。这朵朵晶莹剔透的花儿,似白玉质地的杯盏,散发着清雅的气息。

当一树繁花大步流星迎夏,我的心里便有了个不为人知的主意:我要摘一篮子的玉兰送给我那美丽的母亲。

在母亲节那天,我一大早将人字梯搬到伟岸的玉兰树下,当我仰头望着振翅欲飞的“玉盏”出神时,蚩蚩撼树之感油然而生。

上次爬树是什么时候呢?大概是童年时期盲从村里的大孩子,在盛夏雨后的龙眼林里摘果子,或双臂吊在龙眼花柯上晃荡嬉闹的时候。有一回,顽劣的我从那树上结结实实掉到地上,右臂因此脱臼。那是正值收花生的季节,回到家大气不敢出的我,忍着剧痛将大人收拾好的花生,一盆一盆抱去天台晾晒。“身负重伤”的事是万万不能跟大人说,因为只会换来我那严厉的祖父的一顿揍。

天气有点燥热,投入摘花大工程里的我专心致志。回想起小时候家里有罐玉兰花——点滴瓶装水和玉兰水,记得它的瓶盖还用蜡加封着,它在床头的桌案上待了大概有十年之久。摘花行动之前,我打电话问母亲,小时候家里那罐白玉兰的事,探听它是用什么药水浸泡着的,母亲用“地瓜话”说着自己不太确定的药名。我到药店学话,几经波折,终于找到了它——明矾。

笨重的我在树上像极一只硕大的蚂蚁在攀爬,一点一点地接近胜利。好不容易,地上落满了我小心翼翼摘下的白玉兰。大功告成,拿出事先购置的明矾,拾起一地花朵儿,高高兴兴送给母亲!母亲说:“这罐明矾浸泡着的白玉兰可以永远洁白如玉,只要密封好不去打开,它们就不会枯萎。”儿时,母亲就是用类似这样的液体给我们姐弟消炎止痒的,古人传下来的土方子比许多痱子水还好好。

秋风起时,木门前堆砌的绿叶闪烁着别样光芒。有一回,当我身披秋凉沁透的馨香回到家中,不禁被一股淡淡的香气吸引住,是那种丝丝缕缕、似有还无的香味。我环顾四周,院里没有任何花朵在这季节还开着。嗨!原来是被秋风吹落的玉兰树叶在角落里散发着余香。没错!它们有的还绿得发亮,有的枯黄,香气就是从那卷曲的叶沿和断裂的叶脉处迸散出来的!我贪心地想:要是能有收集气味的容器该有多好啊。那样子的话即使远离故土,乡愁泛滥的游子也可以打开收集着平日母亲烹制菜肴的饭香来宽解一番。

白玉兰树的叶子会在冬季脱尽,但到了初春,树上就争先恐后地冒出一行行新芽和一个个两头尖尖的花骨朵儿,没过多少时日,芬芳的花朵次第绽放,欢天喜地地站满枝头。这清丽脱俗、朴素无华的花儿,又落落大方地绽放在明净的春夏之风里。



(CFP图)



立夏

□林志红

第一抹夏日之光
已悄然降临
从大院的草坪经过
扶桑若无其事地开着
没有更艳,也没有凋零

仅一瞬
春天华丽转身,夏季无缝衔接
吃蚕豆,吃虾仁
从菜市场回来
手上多了束喇叭花

节气更迭并不为刻意造势
万物勃发
我应该勉励自己做个辛勤的劳动者
看着夏光遍播恩泽,丰盈热闹
看着百般娇媚掀翻滚烫,日日疯长

难忘母亲那双手

□蔡天敏

母亲离开我们已经30年了,我怀念母亲,始终不忘母亲那双手。

我年少时,母亲经常在厨房忙碌。放在煤炉灶上的陶罐,连那提把都是滚烫的,母亲却两手一抓,就把那腹中汤水滚沸不止的陶罐端了上来,连眉都不皱一下。父亲说,母亲的手是铁手。

母亲生来就瘦,那双铁手,嶙峋不堪,像枯藤,也像榕树的虬枝。但是,它很宽很长,一条条青筋,就像营养不良的蚯蚓,盘在她的手腕之上。正是这双手,撑起了一个不算富裕的家。那时,母亲在小镇食品社上班,我父母的身份都是小手工业者,靠手工谋生。可想而知,每天的劳作,手的揉捏频率有多高。和面、捏饼、包饼……一道道工序都让手没得消停。

我有一阵子爱上吹口琴,但是要买一把是很不容易的。为此,母亲从厂里头包揽了几麻袋的带壳花生,拿来家里剥。晚上,我们家人就围拢在一起,就着簸箕上的花生敲剥起来。先执小木棍敲裂花生,再掰开。母亲的手,像母鸡啄米似掰得飞快。我掰了一会儿,就觉得手指麻疼麻疼的,21点过后我就去睡了。半夜起来,我看见母亲还

在簸箕前用手“啄”着花生,15瓦的白炽灯投射在她的身上,形成一道坚定而执着的剪影。为了满足儿子的愿望,我母亲可是夜以继日、风雨兼程啊。几天后,母亲的手指扎起了白粘布,那是“啄”花生的印记,哪怕是一双铁手,也经不起数千次的敲啄呀。一个星期后,母亲喜滋滋地拿着剥花生的工钱,为我买了一把口琴。这是她今生今世替她的儿子买的唯一一件小乐器。

母亲本是农家女,爱在庭院前栽种果蔬。而搭棚架所需的草绳,就是母亲编织出来的。每逢初夏的月夜,母亲就在庭院下搓揉起稻草来。那稻草半干半湿,正好搓绳。母亲坐在月亮地里,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稻草,屁股后面一直延伸着一条细长的草绳。母亲的两手时而交叉搓着,时而停下续接着那还飘散着一股淡淡清香的稻草柔软根条。而当成为一位小樵夫时,绑柴草要用到稻草绳,母亲也是这样教我搓绳的。早年农耕常见情景,最是温馨、富有诗意。

母亲还是半个药仙,会配一些草药。有一天我上山捡柴时,遭到几只黄蜂的攻击,头上冒出两个包。回来后,我头晕难忍,兀自到床上躺下。母亲知道后,就去自家的阳台上摘草药,亲自在我头上捣了起来。然后,把草药敷在我头上的患处。半夜,母亲还特地来巡查,她把手搭在我的额上,试试蜂毒之火有没有消退下去。母亲的手依然是那么嶙峋,像冷铁一样,但我却觉得,这是一双天底下最温柔的手,我们几个兄弟姐妹都是在这双手的庇护下长大的。

我想念母亲,她的一双铁手,永远刻在我的心间。



背影

回首

家里曾有一个老式的摇篮,至今想起,百年往事,依旧温馨满满。

阿母说,摇篮是随阿嬷陪嫁过来的。阿公下过南洋,一直奋斗到33岁才回家,阿嬷过门时,陪嫁甚丰。有一套“房内红”(床、桌、椅、柜、箱之类,全部刷上大红色),还有一个一尺半高的青花瓷瓶,至于金银手钏、布匹女红之类,阿母倒是没说。

在我懂事之后,家里的老床、老桌子、老琴椅、青花瓷瓶和一个老式摇篮,都在。

阿母说,阿爸出生周岁那年,阿公又下南洋去了。不幸的是,在阿爸三岁时,阿公不知何故,在南洋过世了。后来,在当地兄弟的帮助下,直接安葬在那里。这些往事,当然是阿嬷

讲给阿母听的,阿母又讲给我听的。

有一年,我去施琅将军故居采访,看见陈列室里摆放着几个和家里一模一样的摇篮。我家的老式摇篮睡过我阿爸,也睡过我阿叔和阿姑;接下来是姐姐、哥哥,后来是我;再后来,是我的侄女和侄儿;到我儿子和女儿时,这老式摇篮还在呢。当时,阿母也曾说:取下来,给我乖孙睡。但我那一儿一女生来乖巧,都睡床铺上,再也没用到那摇篮了。

闽南传统老式摇篮,不像北方摇篮放在炕上或吊在梁上,它有一个木底架放地上,可以通过人手推动或坐在椅子上,一边做家务,一边用脚踩着摇晃。

摇篮的底座,大多是用杉木制成的。常见的款式,两头是倒“井”字形结构,由木条连接,做成上宽下窄、底板有弧形的摇篮架子。最底部那两块木头,劈成或弯成弧形的锅底状,

以便放在地上可以摇动。上方用竹条编制成的摇篮,就是婴儿床了,像一条小船似的。

摇篮配上了木架,摇篮里放入一床小棉被,外面再拉上小蚊帐,小宝宝在里面就能安然入睡了。要是小宝宝偶有“哼哼唧唧”的,大人或稍大一点的孩子,轻轻推动摇篮,摇篮就会左右摆动,小宝宝也会在摇篮的摆动下,甜甜地睡去。

当年,凡是在古大厝出生的孩子,大多是在这种摇篮里安睡过的。所以,有许多百年老屋,虽然地板红砖早已破碎,但老式摇篮还在。它承载着岁月的洗礼和数代人成长的脚印,在古老的闽南大地上,摇摇晃晃,溢满温馨亲情。它养育了多少家乡儿女。一代一代,母乳

老式摇篮

□戴高山

着儿,大摇着小,老护着幼。

和老式摇篮一起留传的,是一张古旧的桌子和一张老琴椅。至于那张老木床,在我父母过世后,根据本地习俗,推到垃圾堆焚化了。而那个青花瓷瓶,则不知道哪年,因家庭困难,被阿母以15元价钱卖了。大姐夫回忆时,说:“可惜了。”

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在我的孩子长大后,农村富裕了,改建了新房。那个老式摇篮,便成了古物、闲物直至废物,被束之高阁。后来,我觉得这老式摇篮,不可能再传给我孙子了,于是,在妻子的唠唠叨叨之下,将它从高处取下,扔进垃圾堆里。

如今,想起摇篮,就会想起那些陈年往事。

苦荞麦

□涂国芳

样呈红褐色,如果加白糖则呈灰白色。

老妈蒸的苦荞麦糕酥松甜蜜,让人禁不住垂涎三尺。我还感觉冷的苦荞麦糕比热的更好吃,非常适宜摆放在宴席中当冷盘,也可以放在茶店里当点心。

如今农村田地里常见水稻、蔬菜等,而魔芋、豌豆、苦荞麦之类难得一见。最近几位老人偶尔谈起苦荞麦糕,我忽然咽口水,大家见状都笑了。

老伴网购了两斤苦荞麦糕,我马上沾了两块吃起来,第一块还马虎虎吃完,第二块才咬了一口就不想吃了。我对老伴说:“对不起,感觉这些糕缺少妈妈的古早味!”

食事



有的泉州人可能熟悉荞麦,而不知道苦荞麦,其实苦荞麦属于荞麦类的一种五谷杂粮。泉州山区特别是安溪、永春、德化有不少人家就种过苦荞麦。

20世纪50年代,我老家的乡亲每年除了种植稻谷、地瓜,还种豌豆、魔芋、荞麦、苦荞麦……

苦荞麦味道有点苦,但有清凉、解热、利耳目、助消化、宽肠健胃等作用,深受山区乡亲喜爱。

喝一碗苦荞麦糊,吃两三块苦荞麦糕,肠胃通泰,精神振作,比服药进补还管用。

苦荞麦耐旱,喜欢排水良好、含磷和钾较高的生土。最好挑选经过轮作的土地,首选如当年种植豆类、地瓜、马铃薯的园地或稻田,其次是种植玉米、小麦和蔬菜的田地。

乡亲种苦荞麦的方法可能与众不同,秋八月份前后播种。坡地选择点播,先平畦垄后挖穴。老老挖穴认真,直是直,横是横,田地选择条播,每畦挖三四条浅沟。老老挖沟深浅如一,讲究平行。然后穴沟都浇下人粪尿,再均匀撒种,用农家禽畜粪覆盖,蒙上些许细土即可。

苦荞麦在农历二三月开花,那时节繁花似锦,芳香扑鼻,蜂飞蝶舞。“嗡嗡”声音不绝于耳,热闹了近半个月方才停歇。

农历八九月,苦荞麦成熟了,用镰

有灵且美的人间万物

●萤火虫,古人唤为“照夜清”。明代陈继儒《珍珠船》记载:“照夜清,萤也。”

●蝉不是蝉,叫“齐女”。夏日午后树间闹个不休的就是“齐女”。这是一个忧伤的爱情,相传齐国王后因与齐王斗气而亡,化身为蝉。

●诗人眼中,酒不是酒,被唤作“忘忧物”。陶渊明《饮酒》:“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

●竹席不叫竹席,封为“夏清侯”。以竹席拟人,“因其能祛暑热,故封为夏清侯。”见宋·陶谷《清异录》。